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今古奇觀
第六十卷 傷梅香認合玉蟾蜍

詩曰：世間好事必多磨，緣未來時可奈何；
直至到頭終正果，不知底事欲蹉跎？

話說從來有人道「好事多磨」。那到底不成的自不必說。

盡有到底成就的，起初時千難萬難，挫過了多少機會，費過了多少心機，方得了結。就如王仙客與劉無雙兩個中表兄妹，從幼許嫁。年紀長大，只須劉尚書與夫人做主，兩個一下配合了，有何可說？卻又尚書翻悔起來，千推萬阻。比及夫人攬撥得肯了，正要做親，又撞著朱泚、姚令言之亂，御駕蒙塵，兩下失散。直到得干戈平靜，仙客入京來訪，不匡劉尚書被人誣陷，家小配入掖庭，從此天人路隔，永無相會之日了。姻緣未斷，又得發出宮女打掃皇陵，恰好差著無雙在內。

驛庭中通著消息與王仙客，跟尋著希奇古怪的一個俠客古押衙，將茅山道士仙舟矯詔藥死無雙，在皇陵上贖出屍首來救活了，方得成其夫婦，同歸襄漢。不知挫過了幾年頭，費過了多少手腳了。早知到底是夫妻，何故又要經這許多磨折，真不知天公主的是何意見？可又有一說，不過艱難，不顯好處。古人曰：

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？

只如偷情一件，一偷便著，卻不早完了事？然沒一些光景了。畢竟歷過多少間阻，無限風波，後來到手，方為希罕。

所以在行的道：「偷得著不如偷不著。」真有深趣之言也。

而今說一段因緣，正要到手，卻被無意中攪散。及至後來兩下各不指望了，又曲曲彎彎，反弄成了。這是氤氳大使顛到人的去處。且說這段故事，出在那個地方？什麼人家？怎的起頭？怎的了結？看官不要性急，待小子原原委委說來。有詩為證：

打鴨驚鴛鴦，分飛各異方；

天生應匹偶，羅列自成行。

話說杭州府有一個秀才，姓鳳，名來儀，字梧賓，少年高才。只因父母雙亡，家貧未娶。有個母舅金三員外，看得他是不凡之器，是件照管周濟他。鳳生就冒了舅家之姓進了學，入場考試，已得登科。朋友往來，只稱鳳生；榜中名字卻是金姓。金員外一向出了燈火之資，替他在吳山左畔賃下園亭一所，與同兩個朋友做伴讀書。那兩個是嫡親兄弟。一個叫做竇尚文，一個叫做竇尚武。多是少年豪氣，眼底無人之輩。三個人情投意合，頗有管、鮑、雷、陳之風。竇家兄弟為因有一個親眷上京為官，送他長行，就便往蘇州探訪相識去了。鳳生雖已得中，春試尚遠，還在園中讀書。

一日，傍晚時節，誦讀少倦，走出書房，散步至園東。忽見牆外樓上有一女子憑窗而立，貌若天人。只隔得一堵牆，差不得多少遠近。那女子看見鳳生青年美質，也似有眷顧之意，毫不躲閃。鳳生貪看自不必說。四目相視足有一個多時辰。鳳生只做看玩園中菊花，步來步去，賣弄著許多風流態度，不忍走回。直等天黑將來，只聽得女子叫道：「龍香，掩上瞭樓窗。」一個侍女走起來，把窗撲的關了。鳳生方才回步。心下思量道：「不知鄰家有這等美貌女子；不曉得他姓甚名誰，怎生打聽一個明白便好？」過了一夜。次日，清早起來，也無心想觀看書史，忙忙梳洗了，即望園東牆邊來。抬頭看那鄰家樓上，不見了昨日那女子。正在惆悵之際，猛聽得牆角小門開處，走將一個青青秀秀的丫鬟進來，竟到園中彩菊花。鳳生要撩撥他開口，故意厲聲道：「誰家女子盜取花卉？」那丫鬟啐了一聲道：「是我鄰家的園子；你是那裡來的野人？反說我盜。」鳳生笑道：「盜也非盜，野也不野。一時失言，兩下退過罷。」丫鬟也笑道：「不退過，找些什麼？」鳳生道：

「請問小娘子，彩花去與那個戴？」丫鬟道：「我家姐姐梳洗已畢，等此插戴。」鳳生道：「你家姐姐，高姓大名？何門宅眷？」

丫鬟道：「我家姐姐姓楊，小字素梅；還不曾許配人家。」鳳生道：「堂上何人？」丫鬟道：「父母俱亡，傍著兄嫂同居。性愛幽靜，獨處小樓刺繡。」鳳生道：「昨日看見在樓上憑窗而立的，想就是了。」丫鬟道：「正是他了，那裡還有第二個？」

鳳生道：「這等，小娘子莫非龍香姐麼？」丫鬟驚道：「官人如何曉得？」鳳生本是昨日聽得叫喚明白在耳朵裡的，卻謊一個道：「小生一向聞得東鄰楊宅有個素梅娘子，世上無雙的美色；侍女龍香姐□分乖巧，□分賢惠，仰慕已久了。」龍香終是丫頭家見識，聽見稱贊他兩句，道是外邊人真個說他好，就有幾分喜動顏色。道：「小婢子有何德能？直叫官人知道。」鳳生道：「強將之下無弱兵。恁樣的姐姐須得恁樣的梅香姐，方為廝稱。小生有緣，昨日得瞥見了姐姐，今日又得遇著龍香姐，真是天大的福分。龍香姐怎生做得一個方便，使小生再見得姐姐一面麼？」龍香道：「官人好不知進退！好人家兒女，又不是煙花門戶，知道你是什麼人？面生不熟，說個一見再見！」鳳生道：「小生姓鳳，名來儀，今年秋榜舉人，在此園中讀書，就是貼壁緊鄰。你姐姐固是絕代佳人，小生也不愧今時才子。就相見一面，也不辱沒了你姐姐！」龍香道：「價是秀才家有這些老臉說話！不耐煩與你纏帳，且將菊花去與姐姐插戴則個。」說罷，轉身就走。鳳生直跟將來送他，作了揖道：「千萬勞龍香姐在姐姐面前說鳳來儀多多致意。」龍香只做不聽，走進角門，撲的關了。

鳳生只得回步轉來。只聽得樓窗豁然大開，高處有人叫一聲：「龍香，怎麼去了不來？」急抬頭看時，正是昨日憑窗女子。新妝方罷，等龍香彩花不來，開窗叫他。恰好與鳳生打個照面。鳳生看上去，愈覺美麗非常。那楊素梅也看上鳳生在眼裡了，呆呆偷覷，目不轉睛。鳳生以為可動，朗吟一詩道：

幾回空度可憐宵，誰道秦樓有玉簫？

咫尺銀河難越渡，寧交不瘦沈郎腰！

樓上楊素梅聽見吟詩，詳那詩中之意，分明曉得是打動他的了；只不知這俏書生是那一個？又沒處好問得。正在心下躊躇，只見龍香手拈了一朵菊花來，與他插好了。就問道：

「姐姐，你看見那園中狂生否？」素梅搖手道：「還在那廂搖擺，低聲些，不要被他聽見了。」龍香道：「我正要他聽見，有這樣老臉皮沒廉恥的！」素梅道：「他是那個？怎麼樣沒廉恥？你且說來。」龍香道：「我自彩花，他不知那裡走將來？撞見了，反說我偷他的花，被我搶白了一場。後來問我彩花與那個戴，我說是姐姐，他見說出姐姐名姓來，不知怎的就曉得我叫做龍香？說道：『一向仰慕姐姐芳名，故此連侍女名字也打聽在肚裡的。』又說：『昨日得瞥見了姐姐，還要指望再見見。』又被我搶白他是『面生不熟之人』，他才說出名姓來，叫做鳳來儀，是今年中的舉人，在此園中讀書，是個緊鄰。我不睬他。」

他深深作揖，央我致意姐姐。道：『姐姐是佳人，他是才子。』你道好沒廉恥麼！」素梅道：「說輕些。看來他是個少年書生，高才自負的。你不理他便罷，不要□分輕口輕舌的衝撞他。」

龍香道：「姐姐怕龍香衝撞了他，等龍香去叫他來見見姐姐，姐姐自回他話罷。」素梅道：「癡丫頭，好個歹舌頭，怎麼好叫他見我？」兩個一頭話，一頭下樓去了。

這裡鳳生聽見樓上唧噥一番，雖不甚明白，曉得是一定說他，心中好生癢癢。直等樓上不見了人，方才走回書房。

從此書卷懶開，茶飯懶吃，一心只在素梅身上，日日在東牆探頭望腦。時常兩下撞見。那素梅也失魂喪魄的，掉那少年書生不下。每日上樓幾番，但遇著便眉來眼去。彼此有意，只不曾交口。又時常打發龍香，只以彩花為名，到花園中探聽他來蹤去跡。龍香一來曉得姐姐的心事，二來見鳳生靦靦，心裡也有些喜歡，要在裡頭撮合，不時走到書房裡傳消息，對鳳生說著素梅好生鍾情之意。

鳳生道：「對面甚覺有情，只是隔著樓上下，不好開得口，總有心事，無從可達。」龍香道：「官人，何不寫封書與我姐姐？」鳳生喜道：「姐姐通文墨麼？」龍香道：「姐姐喜的是吟詩作賦，豈但通文墨而已。」鳳生道：「這等待我寫一情詞起來，勞煩你替我寄去；看他怎麼說？」鳳生提起筆來，一揮而就。詞云：

木落庭臯，樓閣外形雲半擁，偏則向淒涼書舍，早將寒送。眼角偷傳傾國貌，心苗曾倩多情種；問天公何日判佳期，成歡寵？詞寄《滿江紅》鳳生寫完，付與龍香。龍香收在袖裡，走回家去。

見了素梅，面帶笑容。素梅問道：「你適在那邊書房裡來，有何說話，笑嘻嘻的走來？」龍香道：「好笑那鳳官人見了龍香，不說什麼說話，把一張紙一管筆只管寫來寫去。被我趁他不見，溜了一張來。姐姐，你看他寫的是什麼？」素梅接過手來，看了一遍，道：「寫的是一首詞。分明是他叫你拿來的，你卻掉謊！」龍香道：「不瞞姐姐說，委實是他叫龍香拿來的。」

龍香又不識字，知他寫的是好是歹？怕姐姐一時嗔怪，只得如此說。」素梅道：「我也不嗔怪你。只是書生狂妄，不回他幾字，他只知道我不知其意，只管歪纏。我也不與他吟詞作賦，賣弄聰明，實實的寫幾句話回他便了。」龍香即時研起墨來，取幅花箋攤在桌上。好個素梅，也不打稿，提起筆來就寫。寫道：

自古貞姬守節，俠女憐才。兩者俱賢，各行其是。但恐遇非其人，輕諾寡信，俠不如貞耳。與君為鄰。幸成目遇。有緣與否？君自揣之！勿徒調文琢句，為輕薄相誘已也，聊此相復，寸心已盡，無多言。

寫罷，封好了，教龍香藏著，隔了一日拿去與那鳳生。龍香依言來到鳳生書房。鳳生驚喜道：「龍香姐來了。那封書兒，曾達上姐姐否？」龍香拿個班道：「什麼書不書？要我替你淘氣。」鳳生道：「好姐姐，如何累你受氣？」龍香道：「姐姐見了你書，變了臉，道：『什麼人的書？要你拿來！我是閨門中女兒，怎麼與外人通書帖？』只是要打。」鳳生道：「他既道我是外人不該通書帖，又在樓上眼睜睜看我怎的？是他自家招風攬火，怎到打你！」龍香道：「我也不到得與他打我，回說道：『我又不識字，知他寫的是什麼？姐姐不象意不要看他，拿去還他罷了，何必著惱？』方才免得一頓打。」鳳生道：「好談話！若是不曾看著，拿來還了，有何消息？可不誤了我的事？」龍香道：「不管誤事不誤事，還了你，你自看去。」袖中摸出來，擦在地下。鳳生拾起來，卻不是起先拿去的了。曉得是龍香要他，帶著笑道：「我說你家姐姐不捨得怪我，必是好音回我了。」拆開來細細一看。跌足道：「好個有見識的女子！分明有意於我，只怕我日後負心，未肯造次耳。我如今只得再央龍香姐拿件信物送他，寫封實心實意的話，求他定下個佳期，省得此往彼來，有名無實，白白地想殺了我！」龍香道：「為人為徹。快寫來！我與你拿去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鳳生開了箱子，取出一個白玉蟾蜍鎖紙來，乃是他中榜之時，母舅金三員外與他作賀的，制做精工，是件古玩，今將來送與素梅作表記。寫下一封書道：

承承玉音，多關肝鬲。儀雖薄德，敢負深情？但肯俯通一夕之歡，必當永矢百年之好。謹貢白玉蟾蜍，聊以表信。荆山之產，取其堅潤不渝；月中之象，取其團圓無缺。乞訂佳期，以蘇渴想。

末寫道：

辱愛不才生鳳來儀頓首，素梅娘子妝前。

鳳生將書封好，一同玉蟾蜍交付龍香。對龍香道：「我與你姐姐百年好事千金重擔，只在此兩件上面了！萬望龍香姐竭力周全，討個回音則個。」龍香道：「不須囑咐，我也巴不得你們兩個成了事。有話面講，不耐煩如此傳書遞柬。」鳳生作個揖道：「好姐姐，如此幫襯，萬代恩德。」龍香帶著笑拿著去了。

走進房來，回覆素梅道：「鳳官人見了姐姐的書，著實贊歎，說姐姐有見識。又寫一封回書，送一件玉物事在此。」素梅接過手來，看那玉蟾蜍光潤可愛。笑道：「他送來怎的？且拆開書來看。」素梅看那書時，一路把頭暗點，臉頰微紅，有些沉吟之意。看到「辱愛不才生」幾字，笑道：「呆秀才，那個就在這裡愛你？」龍香道：「姐姐若是不愛，何不絕了他？不許往來！既與他兜兜搭搭，他難道倒肯認做不愛不成？」素梅也笑將起來，道：「癡丫頭就像與他一路的。我倒有句話與你商量。我心上真有些愛他，其實瞞不得你了。如今他送此玉蟾蜍做了信物，要我去會他，這個卻怎麼使得？」龍香道：

「姐姐，若是使不得，空愛他，也無用！何苦把這個書生哄得他不上不落的，呆呆地百事皆廢了。」素梅道：「只恐書生薄倖，且順眼下風光，日後不在心上，撇人在腦後了。如何是好！」龍香道：「這個龍香也做不得保人。姐姐而今要絕他，卻又愛他，要從他，卻又疑他。如此兩難，何不約他當面一會。」

看他說話真誠，罰個咒願，方才憑著姐姐或短或長，成就其事，若不像個老實的，姐姐一下子丟開，再不要纏他罷了。」

素梅道：「你說得有理。我回他字去。難得今夜是□五日團圓之夜，約他今夜到書房裡相會便了。」素梅寫著幾字，手上除下一個累金戒指兒，答他玉蟾蜍之贈。叫龍香拿去。

龍香應允，一面走到園中，心下道：「佳期只在今夜了，便宜了這酸子，不要直與他說知。」走進書房中來，只見鳳生朝著紙窗正在那裡呆想。見了龍香，慙地跳將起來，道：「好姐姐，天大的事如何了？」龍香道：「什麼如何如何！他道你不知進退，開口便問佳期，這等看得容易，一下性子，書多扯壞了，連那玉蟾蜍也攪碎了！」鳳生呆了，道：「這般說起來，教我怎的才是？等到幾時方好？可不害殺了我！」龍香道：

「不要心慌，還有好話在後。」鳳生歡喜道：「既有好話，快說來！」龍香道：「好自在性，大著嘴子『快說來！快說來！』不直得陪個小心？」鳳生陪笑道：「好姐姐，這是我不是了。」跪下去道：「我的親娘！有什麼好說話？對我說罷。」龍香扶起道：「不要饞臉。你且起來，我對你說：我姐姐初時不肯，是我再三攬掇，已許下日子了。」鳳生道：「在幾時呢？」龍香笑道：「在明年。」鳳生道：「若到明年，我也害死，好做週年了。」

龍香道：「死了，料不要我償命。自有人不捨得你死，有個丹藥方在此醫你。」袖中摸出戒指與那封字來，交與鳳生，道：

「到不是害死，卻不要快活殺了。」鳳生接著拆開看時，上寫道：

徒承往復，未測中心。擬作夜談，各陳所願。固不為投梭之拒，亦非效逾牆之從。終身事大，欲訂完盟耳。先以約指之物為定。言出如金，浮情且戒！

如斯而已。

末附一詩云：

試斂聽琴心，來訪吹簫伴；

為語玉蟾蜍，清光今夜滿。

鳳生看罷，曉得是許下了佳期，又即在今夜，喜歡得打跌。對龍香道：「虧殺了救命的賢姐，教我怎生報答也！」龍香道：

「閒話休提。既如此約定，到晚來，切不可放什麼人在此打攪！」鳳生道：「便是。同窗兩個朋友出去久了。舅舅家裡一個送飯的人，送過便打發他去，不呼喚他，卻不敢來。此外別無甚人到此。不妨，不妨。只是姐姐不要臨時變卦便好。」

龍香道：「這個到不消疑慮。只在我身上，包你今夜成事便了。」

龍香自回去了。鳳生一心打點歡會。住在書房中，巴不得到晚。

那邊素梅也自心裡忒忒地，一似小兒放紙炮，又愛又怕；

只等龍香回來，商量到晚赴約。恰好龍香已到，回覆道：「那鳳官人見了姐姐的字，好不快活！連龍香也受了他好些跪拜了。」素梅道：「說便如此說，羞答答地怎好去得？」龍香道：

「既許了他，作要不得的。」素梅道：「不去便怎麼？」龍香道：

「不去打緊，龍香說了這一個大謊，後來害死了他，地府中還要攀累我。」素梅道：「你只管自家的來世，再不管我的終身。」

」龍香道：「什麼終身？拚得立定主意嫁了他，便是了。」素梅道：「既如此，便依你去走一遭也使得。只要打聽兄嫂睡了方好。」

說話之間，早已天晚。天上皎團團推出一輪明月。龍香走去了，一更多次走來，道：「大官人大娘子多吃了晚飯，我守他收拾睡了才來的。我每不要點燈，開了角門，趁著明月悄悄去罷。」素梅道：「你在前走，我後邊尾著，怕有人來。」

果然龍香先行，素梅在後，遮遮掩掩走到書房前。龍香把手點道：「那有燈的不就是他書房？」素梅見說是書房，便立定了腳。鳳生正在盼望不到之際，心癢難熬，攢出攢入了一會，略在窗前歇氣。只聽得門外腳步響，急走出來迎著。這裡龍香，就出聲道：「鳳官人，姐姐來了，還不拜見！」鳳生月下一看，真是天仙下降！不覺的跪了下去，道：「小生有何天幸，勞煩姐姐這般用心，殺身難報！」素梅通紅了臉，一把扶起，道：「官人請尊重，有話慢講。」鳳生立起來，就扶著素梅衣袂道：「外廂不便，請小姐快進房去。」素梅走進了門內。外邊龍香道：「姐姐，我自去了。」素梅叫道：「龍香，不要去！」

鳳生道：「小姐，等他回去安頓著家中的好。」素梅又叫道：

「略轉轉就來。」龍香道：「曉得了。鳳官人關上了門罷。」當下龍香走了轉去。

鳳生把門關了。進來一把抱住，道：「姐姐，想承了鳳來儀！如今僥倖了鳳來儀也！」一手就去素梅懷裡亂扯衣襟。素梅按住，道：「官人不要性急。說得明白，方可成歡。」鳳生道：「我兩人心事已明，到此地位，還有何說？」只是抱著推他到牀上來。素梅掙定了腳不肯走，道：「終身之事，豈可草草？你兇也須賭一個，永不得負心！」鳳生一頭推，一頭口裡嚷道：「鳳來儀若負此情，永遠前程，不吉！不吉！」素梅見他極態，又哄他又愛他，心下已自軟了，不由的腳下放鬆，任他推去。正要倒在牀上，只聽得園門外一片大嚷，擂鼓也似敲門。鳳生正在喉急之際，吃那一驚不小。便道：「做怪了！」

此時是甚麼人敲門？想來沒有別人。姐姐不要心慌。門是關著的，沒事。我們且自上牀，憑他門叫喚，不要睬他！」素梅也慌道：「只怕使不得！不如我去休！」鳳生極了，狠性命抱住，道：「這等怎使得！這是活活的弄殺我了。」正是色膽如天，鳳生且不管外面的事，把素梅的小衣服解脫了，忙要行事。那曉得花園門年深月久，苦不甚牢，早被外邊一伙人踢開了一扇；一路嚷將進來，直到鳳生書房門首來了。鳳生聽見來得切近，方才著忙道：「古怪！這聲音卻似寶家兄弟兩個。」

幾時回來的？恰恰到此。我的活冤家，怎麼是好！」只得放下了手，對素梅道：「我去頂住了門，你把燈吹滅了，不要做聲！」

素梅心下驚惶。一手把裙褲結好，一頭把火吹滅。慙慙地揀暗處站著，不敢喘氣。鳳生走到門邊，輕輕撥條凳子，把門再加頂住。要走進來溫存素梅。只聽得外面打著門道：「鳳兄，快開門！」鳳生戰抖抖的回道：「是...是...是那個？」一個聲氣小些的道：「小弟竇尚文。」一個大喊道：「小弟竇尚文。兩個月不相聚了，今日才得回來。這樣好月色，快開門出來，吾們同去吃酒。」鳳生道：「夜深了，小弟已睡在牀上了，懶得起來。明日盡興罷。」外邊竇大道：「寒捨不遠，過談甚便。欲著人來請，因怕兄已睡著，未必就來，故此兄弟兩人特來自邀。快些起來！」鳳生道：「夜深風露，熱被窩裡起來，怕不感冒。其實的懶起。不要相強，足見相知。」竇大道：「兄興素豪，今夜何故如此？」竇二便嚷道：「男子漢見說著吃酒看月有興的事，披衣便起，怕甚風露！」鳳生道：「今夜偶然沒興，望乞見量。竇二道：「終不成使我們掃了興便自這樣回去了！你若當真不起來時，我們一發把這門打開來，莫怪粗鹵！」鳳生著了急，自想道：「倘若他當真打進，怎生是好？」

低低對素梅道：「他若打將進來，必然事露。姐姐你且躲在牀後，待我開門出去打發了他，就來。」素梅也低低道：「撇脫些！我要回去。這事做得不好了，怎麼處！」素梅望牀後黑處躲好，鳳生才撥開凳子，開出門來。見了他兄弟兩個，且不施禮，便隨手把門扣上了，道：「室中無火，待我搭上了門，和兄每兩個坐話一番罷。」兩竇道：「坐話什麼？酒盒多端正在那裡了。且到寒家呼盧浮白吃到天明。」鳳生道：「小弟不耐煩，饒我罷！」竇二道：「我們興高得緊，管你耐煩不耐煩！」

我們大家扯了去。」兄弟兩個多動手，扯著便走；又加家僮們推的推，攘的攘，不由你不走。鳳生只叫得苦，卻又不好說出。正是：

啞子慢嘗黃柏味，難將苦口向人言。

沒奈何，只得跟著吃吆喝喝的去。

這裡素梅在房中心頭丕丕的跳，幾乎把個膽嚇破了。著實懊悔無盡。聽得人聲漸遠，才按定了性子，走出牀面前來。

整一整衣服，望門外張一張，悄然無人。想道：「此時想沒人了，我也等不得他，趁早走回去罷。」去找那門時，誰想是外邊搭住了的。狠性子一拽，早把兩三個長指甲一齊蹴斷了。要出來，又出來不得；要叫聲龍香，又想他決在家裡，那裡在外邊聽得，又還怕被別人聽見了，左右不是。心裡煩燥擦亂，沒計奈何。看看夜深了，坐得不耐煩。再不見鳳生來到，心中又氣又恨，道：「難道貪了酒杯，竟忘記我在這裡了！」又替他解道：「方才他負極不要去；是這些狂朋沒得放他回來。」

轉展躊躇，無聊無賴，身體倦怠，呵欠連天。欲要睡睡，又是別人家牀鋪，不曾睡慣，不得伏貼。亦且心下有事，焦焦躁躁，那裡睡得去。悶坐不過，做下一首詞云：

幽房深鎖多情種，清夜悠悠誰共；羞見枕衾鴛鳳，悶則和衣擁。無端猛烈陰風動，驚破一番新夢；

窗外月華霜重，寂寞桃源洞。詞寄《桃源憶故人》。

素梅吟詞已罷，早已雞鳴時候了。龍香在家裡睡了一覺醒來，想道：「此時姐姐與鳳官人也快活得夠了，不免走去俟候，接了他歸來早些，省得天明有人看見，做出事來。」開了角門，踏著露草，慢慢走到書房前來。只見門上搭著扭兒。疑道：「這外面是誰搭上的？又來奇怪了。」自言自語了幾句。裡頭素梅聽得聲音，便開言道：「龍香來了麼？」龍香道：「是，來了。」素梅道：「快些開了門進來。」龍香開進去看時，只見素梅衣妝不卸，獨自一個坐著。驚問道：「姐姐起得這般早？」

素梅道：「那裡是起早！一夜還不曾睡。」龍香道：「為何不睡？」

鳳官人那裡去了？」素梅歎口氣道：「有這等不湊巧的事！說不得一兩句說話，一伙狂朋踴進園門來，拉去看月。鳳官人千推萬阻，不肯開門。他直要打進門來。只得開了門，隨他們一路去了。至今不來，且又搭上了門。教我出來又出來不得；坐又坐不過，受了這一夜的罪。而今你來得正好。我和你快回去罷。」龍香道：「怎麼有這等事！姐姐有心得到這時候了，鳳官人畢竟轉來，還在此等他一等麼？」素梅不覺淚汪汪的，又歎一口氣道：「還說什麼等他，只自回去罷了。」正是：

驀地魚舟驚比目，霎時樵斧破連枝。

素梅自與龍香回去不提。

且說鳳生被那不做美的竇大竇二不由分說拉去吃了半夜的酒。鳳生真是熱地上蚰蜒，一時也安不得身子。一聲求罷，就被竇二大碗價罰來。鳳生雖是心裡不願，待推卻時，又恐怕他們看出破綻，只得勉強發興。指望早些散場。誰知這些少年心性，吃到興頭上，越吃越狂，那裡肯住。鳳生真是沒天得叫。直等東方發白，大家酩酊吃不得了，方才歇手。鳳生終是留心，不至大醉。帶了些酒意，別了二竇，一步恨不得做□步，踉蹌歸來。到得園中，只見房門大開。急急走近叫道：「小姐！小姐！」那見個人影？想著昨宵在此，今不得見了。不覺的趁著酒興，敲台拍凳，氣得淚點如珠的下來。罵道：「天殺的竇家兄弟！坑害了我。千難萬難，到得今日才得成就。未曾到手，平地攪開了。而今不知又要費多少心機，方得圓成。只怕著了這驚，不肯再來了，如何是好？」悶悶不樂，倒在牀上，一覺睡到日沉西，方起來。急急走到園東牆邊一看，但見樓窗緊閉，不見人蹤。推推角門，又是關緊了的。沒處問個消息，怏怏而回。且在書房納悶不提。

且說那楊素梅歸到自己房中，心裡還是恍惚不寧的。對龍香道：「今後切須戒著，不可如此！」龍香道：「姐姐只怕戒不定。」

「素梅道：「且看我狠性子戒起來。」龍香道：「到得戒時，已是遲了。」素梅道：「怎見得遲？」龍香道：「身子已破了。」素梅道：「那裡有此事？你才轉得身，他們就打將進來。」

說話也不曾說得一句，那有別事？」龍香道：「既如此，那人怎肯放下？定然是想殺了，極不也害個風癩。可不是我們的陰謀；還須今夜再走一遭的是。」素梅道：「今夜若去，你住在外面，一邊等我，一邊看人，方不誤事。」龍香冷笑了一聲。

素梅道：「你笑什麼來？」龍香道：「我笑姐姐好個狠性子，著實戒得定。」兩個正要商量晚間再去赴期，不想裡面兄嫂處走出一個丫鬟來，報道：「馮老孺人來了。」

原來素梅有個外婆，嫁在馮家，住在錢塘門裡。雖沒了丈夫，家事頗厚，開個典當舖在門前。人人曉得他是個富室。

那些三姑六婆沒一個不來奉承他的。他只有一女，嫁與楊家，就是素梅的母親，早年夫婦雙亡了。孺人想著外甥女兒雖然傍著兄嫂居住，未嘗許聘人家。一日，與媒婆每說起素梅親事。媒婆每道：「若只托著楊大官人出名，說把妹子許人，未必人家動火。須得說是老孺人的親外甥，就在孺人家裡接茶出嫁的，方有門當戶對的來。」孺人道：「是，說得有理。亦且外甥女兒年紀長大，也要收拾他身畔來。」故此自己抬了轎，又叫了一乘空轎，一直到楊家，要接素梅家去。

素梅接著外婆。孺人把前意說了一遍。素梅暗地吃了一驚。推托道：「既然要去，外婆先請回去，等甥女收拾兩日就來。」孺人道：「有什麼收拾？我在此等了你去。」龍香便道：

「也要揀個日子。」孺人道：「我揀了來的，今日正是個黃道吉日。就此去罷。」素梅暗暗地叫苦，私對龍香道：「怎生發付那人？」龍香道：「總是老孺人守著在此，便再遲兩日去，也會他不得了。不如且依著去了，等龍香自去回他消息，再尋機會罷。」素梅只得懷著不快，跟著孺人去了。

所以這日鳳生去望樓上，再不得見面。直到外邊去打聽，才曉得是外婆家接了去了。跌足歎恨，悔之無及。又不知幾時才得回家，再得相會。正在不快之際，只見舅舅金三員外家旺來接他回家去，要商量上京會試之事。說道：「園中一應書籍行李多收拾了家來，不必再到此了。」鳳生口裡不說，心下思量道：「誰想當面一番錯過，便如此你我東西，料想那還有再會的日子！只是他分的好情，教我怎生放得下！」一邊收拾，望著東牆只管落下淚來。卻是沒奈何，只得匆匆出門。到得金三員外家，員外早已收拾盤纏，是件停當。吃了餞行酒，送他登程。叫金旺跟著，一路伏侍去了。

員外閒在家裡，偶然一個牙婆走來賣珠翠，說起錢塘門裡馮家有個女兒，才貌雙全，尚未許人。員外叫討了他八字來。與外甥合一合看。那看命的看得是一對上好到頭夫妻，夫榮妻貴，並無衝犯。員外大喜，即央人去說合。那馮孺人見說是金三員外，曉得他本處財主。叫人通知了外甥楊大官人，當下許了。擇了吉日，下了聘定，歡天喜地。

誰知楊素梅心裡只想著鳳生，見說許下了什麼金家，好生不快，又不好說得出來。對著龍香只是啼哭。龍香寬解道：

「姻緣分定，想當日若有緣法，早已成事了。如此對面錯過，畢竟不是對頭。虧得還好；若是那一夜有些長短了，而今又許了一家，卻怎麼處？」素梅說：「說那裡話！我當初雖不與他沾身，也曾親熱一番，心已相許。我如今癡想還與他有相會日子，權且忍耐。若要我另嫁別人，臨期無奈，只得尋個自盡，報答他那一點情分便了，怎生撇得他下！」龍香道：

「姐姐一片好心固然如此，只是而今怎能夠再與他相會？」素梅道：「他如今料想在京會試。倘若姻緣未斷，得登金榜，他必然歸來尋訪著我。那時我辭了外婆，回到家中，好歹設法得相見一番。那時他身榮貴，就是婚姻之事或者還可挽回萬一。不然，我與他一言面訣，死亦瞑目了。」龍香道：「姐姐也見得是，且耐心著，不要煩惱惱，與別人看破了，生出議論來。」

不說兩個唧噥，且說鳳生到京，一舉成名，做了三甲進士，選了福建福州府推官，心裡想道：「我如今便道還家，央媒議親易如反掌；這姻緣仍在，誠為可喜；進士不足言也。」

正要打點起程，金員外家裡有人到京來，說道：「家中已聘下了夫人，只等官人榮歸畢姻。」鳳生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怎麼？聘下了什麼夫人？」金家人道：「錢塘門裡馮家小姐，見說才貌雙全的。」鳳生變了臉道：「你家員外好沒要緊！那知我的就裡？連忙就聘做什麼？」金家人與金旺多疑怪道：「這是老員外好意，官人為何反怪將起來？」鳳生道：「你們不曉得，不要多管！」自此心中反添上一番愁緒起來。正是：

姻事雖成心事違，新人歡喜舊人啼；

幾回暗裡添惆悵，說與旁人那得知？

鳳生心中悶悶，且待到家再作區處，一面京中自起身，一面打發金家人先回，報知擇日到家。

這裡金員外曉得外甥歸來快了，定了成婚吉日，先到馮家下那袍段銀釵請期的大禮。他把一個白玉蟾蜍做壓釵物事。

這蟾蜍是一對。前日把一個送外甥了，今日又替他行禮，做了個囫圇人情。教媒婆送到馮家去，說：「金家郎金榜題名，不日歸娶，已起程，將到了。」那馮老孺人好不喜歡。旁邊親親眷眷的人那一個不嘖嘖稱歎道：「素梅姐姐生得標緻，有此等大福！」多來與素梅叫喜。

誰知素梅心懷鬼胎，只是長吁短歎，好生愁悶，默默歸房去了。只見龍香走來道：「姐姐，你看見適才的禮物麼？」素梅道：「有甚心情去看他！」龍香道：「一件天大僥倖的事！好叫姐姐得知。龍香聽得外邊人說：那中進士聘姐姐那個人，雖然姓金，卻是金家外甥。我前日記得鳳官人也曾說什麼金家舅舅。只怕那個人就是鳳官人，也不可不知。」素梅道：「那有此事？」龍香道：「適才禮物裡邊，有一件壓釵的東西，也是一個玉蟾蜍，與前日鳳官人與姐姐的一模一樣。若不是他家，怎生有這般一對？」素梅道：「而今玉蟾蜍在那裡？設法來看一看。」龍香道：「我方才見有踉蹌，推說姐姐看，拿將來了。」

袖裡取出，遞與素梅看了一會，果像是一般的；再把自家的臂上解下來，並一並看，分毫不差。想著前日的情，不覺掉下淚來，道：「若果如此，真是姻緣不斷。古來破鏡重圓，釵分再合，信有其事了。只是鳳郎得中，自然說是鳳家下禮，如何只說金家？這裡邊有些不明。怎生探得一個實消息？果然是了，便好。」龍香道：「是便怎麼？不是便怎麼？」素梅道：

「是他了，萬千歡喜，不必說起。若不是他，我前日說過的，臨到迎娶，自縊而死！」龍香道：「龍香到有個計較在此。」素梅道：「怎的計較？」龍香道：「少不得迎親之日，媒婆先回話。」

那時龍香妝做了媒婆的女兒，隨了他去。看得果是那人，即忙回來說知就是。」素梅道：「如此甚好。但願得就是他，這場喜比天還大。」龍香道：「我也巴不得如此。看來像是有些光景的。」兩人商量已定。

過了兩日，鳳生到了金家了。那時馮老孺人已依著金三員外所定日子成親，先叫媒婆去回話，請來迎娶。龍香知道，趕到路上來，對媒婆說：「我也要去看一看新郎。有人問時，只說是你的女兒，帶了來的。」媒婆道：「這等，折殺了老身。

同去走走就是。只有一件事，要問姐姐。」龍香道：「甚事？」

媒婆道：「你家姐姐天大喜事臨身，過門去就做夫人了，如何不見喜歡？口裡唧唧噥噥，倒像分不快活的。這怎麼說？」

龍香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姐姐自小立願，要自家揀個像意的姐夫。而今是老孺人做主，不管他肯不肯，許了。他不知新郎好歹，放心不下，故此不快活。」媒婆道：「新郎是做官的了，有什麼不好？」龍香道：「夫妻面上，只要人好，做官有什麼用處？老娘曉得這做官的姓什麼？」媒婆道：「姓金了，還不知道。」龍香道：「聞說是金員外的外甥，原不姓金，可知道姓什麼？」媒婆道：「是便是外甥，而今外邊人只叫他金爺，他的姓，姓得有些異樣的，不好記，我忘記了。」龍香道：「可是姓鳳？」媒婆想了一想，點頭道：「正是這個什麼怪姓。」龍香心裡暗暗喜歡：已有八分了。

一路行來，已到了金家門首。龍香對媒婆道：「老娘你先進去，我在門外張一張罷。」媒婆道：「正是。」媒婆進去見了鳳生，回覆今日迎親之事。正在問答之際，龍香門外一看，看得果然是了，不覺手舞足蹈起來，嘻嘻的道：「造化！造化！」

龍香也有意要他看見，把身子全然露著，早已被門裡看見了。

鳳生問媒婆道：「外面那個隨著你來？」媒婆道：「是老媳婦的女兒。」鳳生一眼瞅去，疑是龍香。使叫媒婆去裡面茶飯。自己踱出來看，果然是龍香了。鳳生忙道：「甚風吹你到此？你姐姐在那裡？」龍香道：「鳳官人還問我姐姐！你只打點迎親罷了。」鳳生道：「龍香姐，小生自那日驚散之後，有一刻不想你姐姐，也叫我天誅地滅！怎奈是這日一去，彼此分散，無路可通。僥倖往京得中，正要歸來央媒尋訪，不想舅舅又先定下了這馮家。而今推卻不得，沒奈何了，豈我情願！」龍香故意道：「而今不情願，也說不得了。只辜負了我家姐姐一片好情，至今還是淚汪汪的。」鳳生也拭淚道：「待小生過了今日之事，再怎麼約得你家姐姐一會面，講得一番，心事明白，死也甘心！而今你姐姐在那裡？曾回去家中不曾？」龍香哄他道：「我姐姐也許下人家了。」鳳生吃驚道：「咳！咳！許了那一家？」龍香道：「是這城裡什麼金家，新中進士的。」鳳生道：

「又來胡說！城中再那裡還有個金家新中進士？只有得我。」龍香道：「官人幾時又姓金？」鳳生道：「這是我娘舅家姓。我一向榜上多是姓金不姓鳳。」龍香嘻的一笑道：「白日見鬼！枉著人急了這許多時。」鳳生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敢是我聘定的，就是你家姐姐？卻怎麼說姓馮？」龍香道：「我姐姐也是馮老孺人的外甥，故此人只說是馮家女兒，其實就是楊家的人。」

鳳生道：「前日分散之後，我問鄰人，說是外婆家接去，想正是馮家了。」龍香道：「正是了。」鳳生道：「這話果真麼？莫非你見我另聘了，特把這話來耍我的？」龍香去袖中摸出兩個玉蟾蜍來，道：「你看這一對先自成雙了。一個是你送與姐姐的；一個是你家壓釵的，眼見得多在這裡了。還要疑心？」鳳生大笑道：「有這樣奇事，可不快活殺了我！」龍香道：「官人如此快活，我姐姐還不知道明白，哭哭啼啼在那裡。」鳳生道：

「若不是我，你姐姐待怎麼？」龍香道：「姐姐看見玉蟾蜍一樣，又見說是金家外甥，故此也有些疑心。先教我來打探。說道：

『不是官人，便要自盡。』如今即忙回去報他，等他好梳妝相待。而今他這歡喜，也非同小可。」鳳生道：「還有一件，他事在急頭上，只怕還要疑心是你權時哄他的，未必放心得下。

你把前日所與我的戒指拿去與他看，他方信是實了。可好麼？」

龍香道：「官人見得是。」鳳生即在指頭上勒下來，交與龍香去了。一面吩咐鼓樂酒筵齊備，親往迎娶。

卻說龍香急急走到家裡，見了素梅，連聲道：「姐姐，正是他！正是他！」素梅道：「難道有這等事？」龍香道：「不信，你看，這戒指那裡來的？」就把戒指遞將過來，道：「是他手上親除下來與我，叫我拿與姐姐看，做個憑據的。」素梅微笑道：「這個真也奇怪了。你且說，他見你說些什麼？」龍香道：

「他說自從那日驚散，沒有一日不想姐姐，而今做了官，正要來圖謀這事，不想舅舅先定下了，他不知是姐姐，□分不情願的。」素梅道：「他不匡是我，別娶之後，卻待怎麼？」龍香道：「他說：『原要設法與姐姐一面，說個衷曲，死也瞑目！』就眼淚流下來。我見他說得至誠，方與他說明白了這些話。他好不喜歡！」素梅道：「他卻不知我為他如此立志，只說我輕易許了人家，道我沒信行的了，怎麼好？」龍香道：「我把姐姐這些意思，盡數對他說了。原說：『打聽不是，迎娶之日，尋個自盡的。』他也著意，恐怕我來回話，姐姐不信，疑是一時權宜之計哄上轎的說話，故此拿出這戒指來為信。」素梅道：

「戒指在那裡拿出來的？」龍香道：「緊緊的勒在指頭上，可見他不忘姐姐的了。」素梅此時才放心得下。

須臾，堂前鼓樂齊鳴，新郎冠帶上門，親自迎娶。新人上轎，馮老孺人也上轎。送到金家，與金三員外會了親，吃了喜酒，送入洞房，兩下成其夫婦。恩情美滿，自不必說。次日，楊家兄嫂多來會親。寶家兄弟兩人也來做賀。鳳生見了二寶，想著那晚之事，不覺失笑。自付道：「虧得原是姻緣，到底配合了，不然，這一場攪散，豈是小可的！」又不好說得出來，只自家暗暗僥倖而已。做了夫妻之後，時常與素梅說著那事，兩個還是打嚙的。

因想：世上的事，最是好笑。假如鳳生與素梅索性無緣罷了；既然到底是夫妻，那日書房中時節，何不休要生出這番風波來？略遲一會，也到手了。再不然，不要外婆家去，次日也還好再續前約，怎生不先不後，偏要如此間阻？及至後來，兩下多不打點的了，卻又無意中聘定成了夫婦。這多是天公巧處，卻像一下子就上了手反沒趣味，故意如此的。卻又有一時不偶便到底不諧的，這又不知怎麼說？有詩為證：

從來女俠會憐才，到底姻成亦異哉！

也有驚分終不偶，獨含幽怨向琴台！